

# 一、信仰蹉跎四十年

## 被

称为「先生」、「老师」之类，已经三十多年；被称为「弟兄」，还是最近一载。对著许多人演说中文，早已是家常便饭；为基督信仰作见证，还是第一遭。

洗了礼，有人就问：「是不是最近有甚么大起大落，所以大彻大悟？」（在某些地方、某些人物或者可能会问：是不是「别有用心」了。）其实，同样悟道，有人是千回百折，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」；有人是直上青云，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」。或者自小受浸，到老也不偏离；或者初中慕道，大学之后传教；或者撞车大病，险死还生，于是悔改信主；或者家庭大变，然后回归教会；或者细水长流，迂回曲折，然后汇成江河，流入真理的

大海。神对不同的人，可能展示不同的路，「条条大路通罗马」——有人从《新约·罗马书》警醒罪性，有人从《旧约·传道书》感悟世情，有人甚么书也不读，直到在人生战场上，大输特输。

其实已经输了四十多年的光阴——虽然一向没有甚么大风大浪，感谢神的保守。从小亲友中几乎没有基督徒。第一本圣经——绿色纸面、两吋厚的新旧约全书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一九五六年一月，踏入十六岁，领到香港时兆圣经函授学校圣经要道科的毕业证书；到了五十五岁，才在雪梨领到「浸礼证书」，注册入学，做圣堂里的幼稚生。羊圈之外、在边缘地带徘徊了当日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年数，实在惭愧之至。

当然，兄姊们立即安慰我：「你也不必过分自责。神总有祂的计划。你的灵命虽然短浅，三十三年的教师生涯，总算是一个准备吧。」另外有些人又会解释说：「你们念中国文化的人，有时是比较难信的。孔孟的主张、老庄的学说、佛陀的教义，都会阻碍，都会代替。」这两种不同的看法，其实是针对同一事实——就是：对我这类人来说，中国的文史哲

学，究竟是消极性的「先入为主」，抑或是积极性的「先入、为主」——为了最后的信主，而作准备？耶稣说：「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裡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」（马太福音十三章 52 节）；我这陋仓裡装了几十年的三教九流的零碎东西，合主使用吗？

## 二、宇宙大谜谁可解？

不错，孔子的名言：「未知生·焉知死」，现实问题，比灵魂身后的事，更为逼切。庄子《齐物论》说：「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」，聪明的隐士，逍遥无为而麻醉自己；任何严肃问题，都懒得处理。可惜不是人人都甘愿做鸵鸟。生死寿夭的问题，吉凶祸福的奥秘，是非成败的关键，万千年来亿万人都在寻找，于是我们许多东方人就走向佛家。佛家的解答是「恒河沙数的因缘和合」。我觉得这个讲法很玄妙，不过，这样的无穷后退，等于没有解答。甚么是最高的「第一义」？甚么是最后的「究竟因」？诸天的日月星辰，大地的山河动植，《文心雕龙》所谓「云霞雕色，有踰画工之

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」，蝴蝶如此美丽，又懂得飞进繁花之中，庄周如此智慧，又会梦中化为蝴蝶，这一切一切，难道是偶然而然的吗？电脑也有设计者，人脑是谁去设计、谁去主宰？古人津津乐道：「周易」一名而涵三义：万象变「易」，而其原理不「易」，能够秉要执本，就「简易」方便了。一切学理的基础，就是宇宙的体系与秩序，以及人类对此的了解能力与信心。去年在香港，做无聊的「太空人」，于是跑进尖沙咀太空馆，偶然看到电影院墙壁上一句话——本世纪最著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：

"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n  
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So Comprehensible."

宇宙最不可思议的事，就是：宇宙竟然如此可思可议。是的，森罗万象，如此神奇；而人又神奇地有能力去理解其中的一鳞片爪。譬如最近时代杂志（TIME）报导，由火星而来的那片小小陨石，上面有生命的痕迹，就又一次引发人们的思考。宇宙怎样形成？生命怎样开始？智慧如何发生？无神论者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。不可知论者实在自我逃避。唯物主义者

说：「劳动创造文明」；蜜蜂、蚂蚁集体劳动了不知几万年，至今还是盲目地奉行昆虫社会主义。进化论者的漏洞也相似。也不必说：达尔文晚年悔悟；也不必说：即如亚洲周刊六月十六日一期所报导：最近英国古生物学家 Brian Gardiner 承认：一九一二年发现的所谓「皮尔丹人」(Piltdown Man) 头盖骨，曾经被认为正好填补人与猿之间的「进化」空档的，原来是当年英国自然博物馆长 Martin Hinton 的冒充之作——把人头盖嵌上猿猴下颚！这个骗局已经在五十年代拆穿，骗子也在一九六一年去世。这些都不说。即使退一万步说，有所谓「进化」吧，那进化的真正原动力，又在哪里？最重要的是：人类为甚么有同然而独具的价值自觉心？为甚么会有文化？——譬如我们这个布道会主题：「琴音乐韵寻真道」，琴音何来？为甚么乐韵带来美感？人为甚么会写诗画画讲逻辑？这些能力来源，有人说是「唯物」，有人说是「唯心」，但究竟「心」从何来？「物」又因何而有？人的脑，人的手，为甚么这么特别，可以配合而创造文化？又要感谢神的带领，我和在座许多朋友一般，都是在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深圳河以南长大，不必在言论上人云亦云，说：